

談

陳

寅

恪

宋重康

民國三十八年大陸陷匪，許多學者教授，因為鐵幕深垂，走避不及，一直不得逃出魔掌，陳寅恪即是其中的一位。

陳寅恪江西義寧人，係清末四公子之一名詩人陳三立（散原）之子，祖父陳寶箴為前清湖南巡撫，戊戌政變牽入革職監禁遭戕害的當道諸公之列，被革職永不叙用。

今日大陸在共匪極權統治之下，一般大學課程，除加添辯證唯物論，歷史唯物論等為共同必修外，其他任何課程的教師都必須打出用「新觀點」教授的招牌。一切以馬列主義為依歸，以無產階級的好惡為好惡。往日學術界人士如陳垣、雷海宗、馮友蘭、朱光潛等都被迫「自我坦白」、「自我批評」備受凌辱，摧折愚弄。這真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大悲劇，以前的教授學者獨來獨往，自由自在的研究他們喜愛研究的學問，如今要他們作思想上大「轉變」是多麼痛苦，多麼的悲哀！

早年留德深受學術界敬重的陳寅恪，溫文爾雅，是傳統的知識份子。記得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北京講學社蔡元培、汪大燮、林長民、蔣方震（百里）、徐志摩等邀請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華訪問，泰翁足跡遍歷上海、北平、太原、漢口等地，發表異常精闢的演說。陳寅恪曾逐譯一代詩宗易實甫（哭庵）的：「祝融峰頂石」一詩贈

與泰氏，請其品評，譯筆頗能傳神，不愧為名父之子。

陳寅恪除國學深邃，精通經典之外，對史學、哲學、佛學尤有獨到的見解。他的論著有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」、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」、「僞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」、「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」等。民國十四年清華大學開辦國學研究院，這在中國教育界可以說是一件創舉。聘請的第一批教授是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、趙元任、李濟等五位。陳寅恪所開的課程為「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」梵文。指導學科範圍至廣，有年曆學，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者之比較研究，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，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文之比較研究等。他在清華園坐而論道，雍容淡雅，造就人材不少。

共匪鳴放運動將要展開之前，章士釗（行嚴）曾赴港一行。章某對已故名學者陳伯莊談及一件有趣的故事。他說：「老毛曾請寅恪辦一個歷史研究所，准他不須套用馬克斯理論，自由研究中國歷史。寅恪答稱：『這樣做研究倒是很高興做的。但是要請毛、劉二酋共同簽名給我一紙證明，說明准我這樣做。我便將這手令用玻璃鏡框鑲好，高懸中堂，讓人人知道明白，免費唇舌。』」（註）。一言道盡不得自由的學人苦悶與困境。當然，陳寅恪希望得到一紙「姜太公在此，

百無禁忌」的茅山道士鬼畫符，以為有備無患。在共匪暴力統治，大力推行滅絕人性的今日大陸，百姓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連論有講學自由，言論自由。

陳寅恪的至友為王國維。彼此商榷學問，探討真理，同為士林所敬。民國十六年六月王國維憤世投身北平頤和園昆明湖自沉，遺書與三子貞明內說：「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經此世變，義無再辱。我死後，當草草棺斂，即行棄葬於清華園塋地。汝等不能南歸，亦可暫於城內居住。汝兄亦不必奔喪，因道路不通，渠又不曾出門故也。書籍可託陳（寅恪）吳（宓）二先生處理。」從此，可見陳王之間關係之深，友誼之篤。

陳寅恪晚年王國維的詞甚長，末句為「齊州禍亂何時歇，今日吾儕皆苟活，但就賢愚判先生，未應修短論優劣。風誼平生師友間，招魂哀憤滿人寰，他年清史求忠蹟，一弔前朝萬壽山。」哀痛悼念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為挽救祖國的危亡，所付出的代價不知有多少。陳寅恪自不例外。他像寒夜裏的孤星，冷冷地在發射他的光芒。近聞這位對中西文化有深刻認識的老人，雙目皆瞽，已歸道山，真耶否耶，不知確否？但在大陸，生不如死，此公若果瞑目，倒是真解脫了。

（註）參閱陳伯莊「自由中國學術的前瞻」載大學生活半月刊七七期